

王汉梁 著

The reason of
loving Shang Hai

喜
欢
上
海
的
理
由

上海人的风情画

上海情调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喜
欢
上
海
的
理
由

上海情调

上海人的风情画

王汉梁 著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情调 / 王汉梁著.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6.5

(喜欢上海的理由)

ISBN 7-5439-2832-9

I. 上… II. 王… III. 上海市 — 概况
IV. K9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3116 号

责任编辑: 陈宁宁

封面设计: 钱 楨

上海情调

王汉梁 著

*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武康路 2 号 邮政编码 200031)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崇明县裕安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7.125 字数 178 000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439-2832-9/G·741

定价: 22.00 元

<http://www.sstlp.com>

上海这个国际大都会是如何从一个小渔村一步步发展过来的？它的黯淡，它的辉煌，它的屈辱，它的腾飞……这一切，都是世博会在上海举办的日子越来越远的时候举世关注的话题。

要深切地了解一个城市，必须对居住在这座城市中的人有比较感性的认识。上海人究竟有哪些约定俗成的共性、哪些相沿成习的风俗、哪些根深蒂固的性格弱点、哪些与时俱进的新面貌……



作者以一个电视记者的独特眼光,全方位多层次地对上海的今天与昨天、上海人的群体与个体,进行了富有新意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尤其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上海社会生活**,作者原是过来人,所以写来绘声绘色,丝丝入扣,令同时代人击节称赏,让后来者大开眼界。**书中许多篇章填补了上海风情史上一段至今无人顾及的空白,具有拓荒意义。**





自序



在许多人热衷于介绍海外风光的时候，我却对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越来越感兴趣了。虽然生于斯长于斯已经半个多世纪，我却未必真正认识大上海。我相信有许许多多上海人也跟我一样。太熟悉的东西，近在身边的事物，因为伸手可及，比比皆是，有时反倒熟视无睹，不怎么去认真审视它了。上海就像我们的母亲，我们天天依偎在她的怀抱里做梦，却很少清醒地仰起头来仔细看一下她眉角的皱纹有几许，青丝中的白发有几根。我们只知道母亲正当妙龄时的美艳动人、倾国倾城，所以不时拿出她年轻时的玉照夸耀不已，缅怀不尽，却从来不去盘问她早年屈辱多难的身世，更从未去体恤她人到中年后身上的负担有多重……

应该说，与母亲交流是方便的、没有隔阂的，但我仍时时感到震惊。我常常不得不后退几步，重新打量母亲那既熟悉又陌生的身姿与面容，以便能让自己看得更清楚、更真切一点。

母亲子女众多，各人之间因为性格、学养、经历、年龄的不同，打量母亲的眼光必然会迥然不一，感觉也会各不相同。每个人的眼中都有一个自己的母亲形象。那么，她仅仅是一个追慕时尚前卫与灯红酒绿生活的妖女人吗？她仅仅是一个沉湎于昔日豪宅的奢华与绮丽中的贵妇人吗？从母亲的复杂身世可以知道她是见过大世面的。她受过欧风美雨的洗礼，有过华洋共居、五方杂处的体验，又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苦难磨炼，所以她老练得很，对于任何事情都不会一惊一乍、显出小家子气的样子。但她又是脚踏实地，很

实惠的。她知道寻常日子平凡得很，不会天天风花雪月，拿色拉当饭吃，更不会吹颂萨克斯风，日日大跳探戈舞。平常人家过的还是平常日子。这就是生活，这就是人生。

母亲的经历既然曲折而又特殊，她的内涵既然深刻而又丰富，再加上现在她又掠掠鬓发，掸掸衣衫，挺起腰肢，重新显露出她那风情万种、仪态万方的高贵派头，于是乎有人惊艳于她的美丽，有人要寻找她的底蕴，有人在解读她的密码，有人拿着一本地图册行走在她的大街小巷……

所到之处听到的尽管有带各地口音的普通话，甚至其他国家的语言，然而最常听到的毕竟还是“阿拉”讲惯了的上海“闲话”。这种起源于浦江东岸、吸纳了许多方言成分的语言早已在这座城市里成型，并在一千多万居民心中生了根，只要一张嘴，就会顺顺溜溜地流出来。

同样的，源于上海历史文化背景、业已成为一种顽强定势的“阿拉”的性格特征、心理状态、民风民俗也不会因为外地人、洋人的大量涌入而逐渐淡化，乃至完全泯灭。只要有上海人在，上海人的这种共性就会明显地表现出来。

所以谁若是对某一座城市感兴趣，想深入了解它，那么就不能不对它的方方面面，以及居住在那儿的形形色色的人投注热切的眼光，只有这样，才会对它的表里有一个比较感性的认识。



今日上海，
华洋杂处，八方交汇，
重又回归了国际大都会的本位。
她是那么的意气风发，
开放、沸腾、昂扬、自信……
有一种海纳百川的恢宏气度。



目 录



白领丽人 \ 041
美少年小赢 \ 046
为了东方的塞纳左岸 \ 050
红宝石老人 \ 055
梅香的别墅 \ 060
阿章下海 \ 064
张爱玲故居 \ 068
书隐楼里的老人 \ 073
在陆洪恩儿子家里 \ 078
成都北路 199 号 \ 082
郑公馆 \ 093

自序 \ 001
爵士乐精神 \ 001
海上寻梦 \ 005
寻找风暴 \ 009
上海人跳舞 \ 013
到陆家嘴去玩 \ 023
走过一个世纪 \ 026
在“水晶球”边徜徉 \ 030
洋人社区 \ 033
三进新天地 \ 037



上海人的春天 \ 104

上海人的夏天 \ 107

上海人的秋天 \ 111

上海人的冬天 \ 114

大弄堂小弄堂 \ 117

上海人的住房 \ 120

煤炉与灶间 \ 125

上海人的早餐 \ 127

风味小吃 \ 129

过年即景 \ 133

老混堂 \ 137

玩蟋蟀 \ 141

小时候的几种玩法 \ 145

我印象中的南京路 \ 149

我印象中的淮海路 \ 153

上海滩最早一片茶楼 \ 157

上海滩最后一片酒店 \ 161



上海下海庙 \ 166

在大境阁上眺望 \ 169

孔庙里的红丝带 \ 173

百年渡口 \ 177

谒徐光启墓 \ 181

走进徐家汇教堂 \ 184

龙华塔的预示 \ 187

白相老城隍庙 \ 190

李鸿章藏娇处 \ 194

圣约翰大学旧址 \ 197

丽娃河上的夏雨 \ 200

爱俪园女皇 \ 203

黄家花园 \ 207

凝固的历史符号 \ 210

“大世界”盛衰记 \ 214





爵士乐精神

一个由年轻人组成的乐队在一家琴行里狂奏爵士乐。奇奇怪怪、忽高忽低、欢蹦乱跳的乐声从窗口飞扬出去,使得南京西路上的行人都忍不住要抬头朝这家琴行的二楼张望。楼上大厅里,乐手们正奏得酣畅起劲,济济一堂的来宾则听得摇头晃脑、如痴如醉。许多没有座位的人围在一边,站着欣赏。台上一位留着一头贝多芬式发型的洋人正在乌黑锃亮的三角钢琴上热情洋溢地十指飞舞。坐在一组爵士鼓与打击乐器后面的,也是一位碧眼金发的年轻人,他一边用脚像踏水车似地打着拍子,一边双手捏棒敲打得欢。站在台中央抱着一个金光闪闪的萨克斯管,鼓腮拼命吹奏的是一位梳着飞机头、气色红润的中国男青年,还有一位小号手与一位电贝司手也是年轻的中国人。这么一个中外混合乐队能通过正规媒体发布信息,在上海最繁华的路段上大白天里,把如此众多的男女老少吸引到一块儿,轰轰烈烈地表演一场,并正儿八经地把爵士乐的知识向大众推广普及开来。这,便是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大都会的雍容气度!

一时间,台上的乐手与台下的听众仿佛都坠入了一条激情的河流,大家在河水中沉浮陶醉,体味自由的快乐,感觉心灵的奔放与生命力的恣肆汪洋……

这条回旋着绿色涟漪的河流中忽然浮出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站着七个穿黑色西服、戴领带的年轻人。他们个个笑逐颜开,意气



风发。这，便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红遍上海滩的杰米金爵士乐队，人称“BLACK SEVEN”——“七条黑汉”。站在这张照片最左边的一位手插在裤袋里，留着小平头，露着一口白牙，笑得很矜持，他便是领队——杰米金。在这批人中他年龄最大，也不过二十一岁。其余几位都在十八至二十岁之间。他们都是上海一流名校圣约翰大学的学生，且大都是富家子弟。杰米金由于对爵士乐情有独钟，没读到毕业便当了一名专职的“洋琴鬼”。当时上海滩的阔佬巨室举办生日或圣诞舞会，都以能请到杰米金率领的那支爵士乐队到场助兴为荣。这张黑白照片，便是这支乐队于1940年12月10日在上海法租界的巨泼籁斯路（今巨鹿路）上的一幢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式样的豪宅里为圣诞舞会伴奏后的留影。这幢豪宅的主人为刘鸿生、刘吉生兄弟。他们经营机械制造、木材、毛纺、造船等业务，是一对与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同等级的实业界大亨。杰米金率领的中国第一支华人爵士乐队，在菲律宾乐队一统天下的上海娱乐界迅速窜红，把乐手扩充至十六人的大乐队后，很快打进了新仙林、百乐门等一流舞厅，并以其年轻活泼、生气勃勃的优势把菲人乐队比了下去，深受上海人的欢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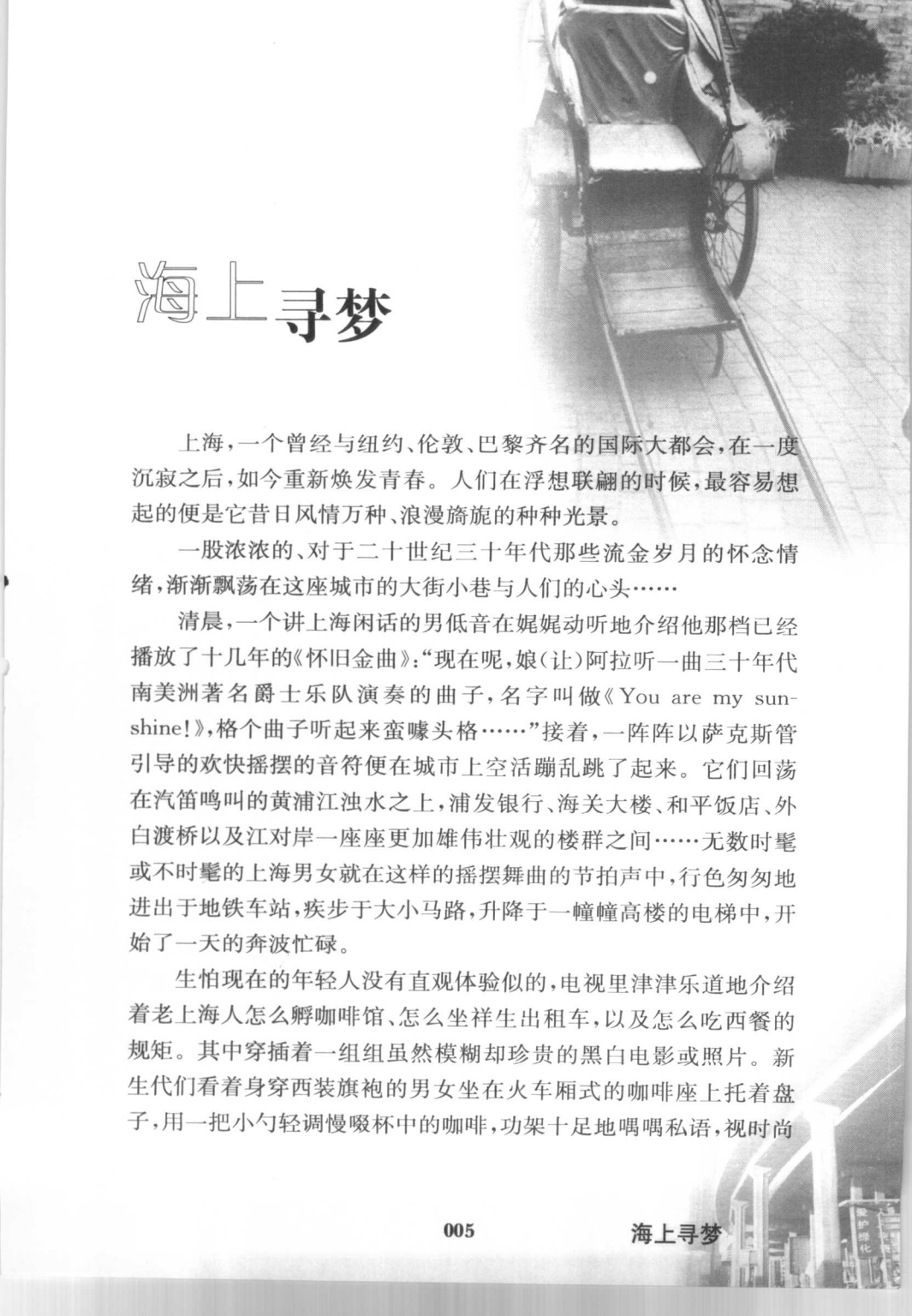
我弄不懂，明明是一种起源于美国棉花地里、筑路工地上的穷人音乐，流传到大洋彼岸有“东方巴黎”之称的海，却受到了众多富家子弟们的特别青睐，并以此为时髦与享受。而到了二十世纪后半叶，明明是大陆的穷人闹翻身做了主人，却偏偏对爵士乐这种穷人的音乐深恶痛绝，把它斥之为黄色颓废的靡靡之音，甚至是反动落后的代表。杰米金也因此大倒其霉。他从1952年开始便英雄无用武之地了，到了1958年作为无业人员被灰溜溜地遣送到安徽的一个农场去劳动，以弹惯电贝司的一双手去搬蜂箱养蜜蜂，当了几十年的养蜂人。一直到八十年代中期，南京金陵饭店的经理才在安徽马鞍山市的一间陋室里找到这位已经退休的中国最早的爵士乐手，并盛情邀请他到金陵饭店顶层的旋转餐厅去重操旧业。于是这位“老克勒”赶紧联络了一些旧日的老搭档，到这家高耸入云的顶层

餐厅里真正老调重弹了起来。一些四五十年代离开大陆的海外游子听说杰米金重出江湖，纷纷专程找到南京金陵饭店去一睹杰米金的风采，重温昔日旧梦。然而爵士乐的精神是自由奔放的、率性随意的、离经叛道的、狂野桀骜的，杰米金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磨难沉沦后，他的眸子里还能射出这样的光芒吗？他的臂腕手指还有这样的力量吗？我甚至要问，爵士乐的精神在杰米金少年得志、置身于灯红酒绿的富人堆中时，是不是真正心领神会？还是仅仅凭借他的聪明伶俐加上圆熟技巧，博得了阵阵浮浅的掌声？可惜杰米金已经不能回答这些问题了，当年洋洋得意的少年郎已经成了一个满脸皱纹、眼神惶怵的干瘪老人，没过多久，他便因心脏病突发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的眼睛一眨，恍惚之间，南京金陵饭店顶层的老年爵士乐队忽然变成了上海通利琴行二楼的爵士梦客乐队。乐手都是年轻人，里面还夹着两位来自爵士乐故乡的碧眼金发者。爵士乐是跳跃的，摇晃的。整个通利琴行二楼似乎也在随着乐声一起跳跃、摇晃。大家的心也在跳跃、摇晃。随后只见一位身材高挑窈窕的年轻姑娘袅袅婷婷地走上乐坛，她拿着话筒，一举手、一投足的模样与窄长裤配开领白衫的打扮，乍一看，怎么也像一名美国黑人女歌手。她的脑后歪扎着一个大大的蓝蝴蝶结，她唱歌的声音哑哑的，有点儿粗嘎，与中国三十年代甜蜜蜜的金嗓子形成巨大的反差。这正是美国黑人女歌手的粗犷风格。她说，1996年她在美国百老汇欣赏了音乐剧后，便被这一艺术品种深深地迷住了。随后，这位毕业于上海外语学院，一度对越剧、沪剧一往情深的上海姑娘，便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与罗斯福大学学习爵士乐与音乐剧表演，并在美国各地的大舞台登台演出。那天，她在台上演唱了不少如《叫小丑进来》等音乐剧唱断，由美国著名爵士音乐家 BOB MOCARSKY 钢琴伴奏。她那刚劲泼辣的动作与哑声嘎气的歌声，深得百老汇的神韵与真谛。接着，她又以爵士风格为大家演唱了两首老上海的名歌：一首是《玫瑰、玫瑰我爱你》，另一首是《夜来香》。她说有人以为这两首

歌不是爵士歌曲，其实只要是人性、自由、唯美的东西都符合爵士乐的精神。爵士乐是最宽容、最兼融、最容易吸收当地文化营养并在各地生根发芽的一个乐种。当然从她嘴里唱出来的这两首上海人熟悉的老歌已经带有浓浓的爵士咖啡香了。

她是美国爵士乐在中国的影子吗？她是黛安娜·珂劳在上海的影子吗？不管是不是，这位名叫“影子”的女歌手以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与坐在钢琴前的美国人 BOB 进行了一小段风趣幽默的谈话。当穿着一件普通汗衫的美国钢琴家被问到为什么这么喜欢亚洲，并常年在这一地区巡回演出时，他说他喜欢亚洲人的生活方式，不但信仰佛教，还常年吃素。他骑着一辆以三十元人民币买来的“老坦克”，穿行在上海的大街小巷，体验真正的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他在老城隍庙买到一把很便宜的二胡，由此领略到中国民乐的空灵、随意与至性，深感即使最自由、最即兴的爵士乐也难望其项背。恐怕 BOB 先生还没有看见过中国的乐器之王——古琴吧？那种空灵、随意与至性在中国幽雅的古琴声里已经绵延了几千年之久。过去我们责怪古人记述琴曲的工尺谱没有西洋五线谱那么严谨、一丝不苟，哪里知道这正是中国古人的空灵、随意与至性！同一首曲子，每个琴家弹出的调子都不一样，每次演奏的曲调都有变化，这不正是爵士乐的精神吗？相信 BOB 先生的东方情结还会继续下去，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也会逐渐深入，从而在禅茶一味的境界中体悟到东西方文化的相通之处，弹奏出更多既包含东方神韵又不失爵士乐精神的新爵士乐来！



海上寻梦

上海，一个曾经与纽约、伦敦、巴黎齐名的国际大都会，在一度沉寂之后，如今重新焕发青春。人们在浮想联翩的时候，最容易想起的便是它昔日风情万种、浪漫旖旎的种种光景。

一股浓浓的、对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些流金岁月的怀念情绪，渐渐飘荡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与人们的心头……

清晨，一个讲上海闲话的男低音在娓娓动听地介绍他那档已经播放了十几年的《怀旧金曲》：“现在呢，娘（让）阿拉听一曲三十年代南美洲著名爵士乐队演奏的曲子，名字叫做《You are my sunshine!》，格个曲子听起来蛮噱头格……”接着，一阵阵以萨克斯管引导的欢快摇摆的音符便在城市上空活蹦乱跳了起来。它们回荡在汽笛鸣叫的黄浦江浊水之上，浦发银行、海关大楼、和平饭店、外白渡桥以及江对岸一座座更加雄伟壮观的楼群之间……无数时髦或不时髦的上海男女就在这样的摇摆舞曲的节拍声中，行色匆匆地进出于地铁车站，疾步于大小马路，升降于一幢幢高楼的电梯中，开始了一天的奔波忙碌。

生怕现在的年轻人没有直观体验似的，电视里津津乐道地介绍着老上海人怎么孵咖啡馆、怎么坐祥生出租车，以及怎么吃西餐的规矩。其中穿插着一组组虽然模糊却珍贵的黑白电影或照片。新生代们看着身穿西装旗袍的男女坐在火车厢式的咖啡座上托着盘子，用一把小勺轻调慢啜杯中的咖啡，功架十足地喁喁私语，视时尚



为性命的他们不由得心里暗叫一声：“哦，原来老上海人过日子还蛮风雅的嘛！”用不了多少时候，当他们的身影出现在衡山路的“时光倒流”或“香樟花园”的大玻璃窗前时，那种托盘端杯的姿势与说话的神态一定比他们从电视里看到的更“酷”、更“帅”。他们的自我感觉也一定更“爽”！

咖啡馆与酒吧本身就是最宣泄情绪的地方，玻璃窗中的吧台小小的，闪烁的烛光幽幽的。门前打出的招牌直言不讳地道出了“阿拉上海”、“1930”等怀旧主题。盘旋在人们心头的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已被充分展现在墙上挂着的各种有关老上海风情的黑白照片与彩色油画上。甚至银制的挂筒式老电话机、带大喇叭的手摇唱机、像打字机那样的西洋收银机、“美丽牌”香烟的月份牌……都成了这些场所的镇店之宝。看一个地方够不够情调，上不上档次，先体味一番那儿的老上海气氛浓不浓。华灯初上时，成群结队的洋人、一对对的热恋情人，就在这种充满老上海气息的氛围中啜咖啡，品洋酒，翻画报，说悄悄话。在这样的地方，有一杯“卡布基诺”或“马丁尼”在手，在半明半暗的彩色光线中，似有若无的《夜来香》的歌声里，是最容易使人想入非非、发酵浪漫情怀的。于是不论新的、还是旧的，抑或是旧翻新、新夹旧的绮丽故事，便在如此这般迷梦样的灯光背景道具的衬托下，展开了一双双令人销魂的美丽翅膀……

这些故事在击键如飞的妙龄女子的纤纤素手下，“答、答、答”飞快地变成一张张电脑软盘，然后迅速转化成本本色香俱全的畅销书，一股脑儿涌向报亭、小摊、书店，成功地在市场经济中完成了它们的全部使命。沉睡了几十年的张爱玲一夜间醒来，忽然成了上海人的精神偶像。不但八十几岁的老太太认为她写出了她们熟悉的那个时代的形形色色，所以好亲切哦，就连“文革”前后刚来到这个世界的年轻人，开口闭口也要说几句“张爱玲”，好像非如此不足以显示自己的品位与前卫。一个台湾建筑师设计的张爱玲纪念馆就在这样的氛围下隆重其事地破土动工了。

二十年前一部港片“砰、砰、砰”三枪打出《上海滩》片名时，上海

可谓万人空巷，人人争看。从石库门敞开的黑漆大门里，从亮着蜜黄灯光的小窗口，甚至从百货公司的大堂中都飘荡出人们耳熟能详的该片主题歌曲调。那时候的上海人看了整整十年样板戏，突然变换口味，见到许文祥、阿力们如此惊心动魄、轰轰烈烈的爱恨情仇故事，怎么不看得如痴如醉呢！前两年，人们从片库中再找出这部片子在黄金时段重播时，上海人显然已经没有往日那份激情了。新老上海人忽然发现这算什么《上海滩》啊？不像，不像。三十年代的老上海怎么会这样啊！现在的上海人已经非常挑剔了，轻易糊弄不倒他们。他们对老上海的追忆已经非常具体化。比如，张曼玉在《花样年华》中脱套换套的花色旗袍就牢牢抓住了他们的视线。这个顾长娉婷的女明星裹上一袭最富三十年代风情的旗袍，一摇一摆地走上几步路，再说上几句甜甜的恰到好处上海闲话，让大家终于有了一丝“过瘾了”的感觉。

昔日的红都影剧院又变成蜚声中外的“百乐门舞厅”了，上海艺术剧场又恢复了“兰心大戏院”的旧名，人们已叫惯了的“凯歌”现在又叫“凯司令”了……凡是老上海的名牌名店几乎都恢复了当年响当当的旧名。外滩黄浦江边当年蹲伏在汇丰银行门口的一对威风凛凛的铜狮如今又出现了，门内八角亭四周及圆顶用马赛克拼镶出来的彩画又焕然一新地重见天日。和平饭店的老年爵士乐队成了上海滩上一个常年不衰的响档。似乎惟有这些白发苍苍的脑袋里还依稀留存着当年十里洋场的残影，人们真诚地相信只有他们吹奏出来的曲调最富于老上海的气息。

有关老上海的书各地出版社都在抢着出，而且本本畅销。一些反映上海昔日面貌的黑白照片成了宝贝，被许多书刊作为插图一再刊用。反映那个时代上海流金岁月的影视片在大量摄制。尽管不识相的人会一本正经地指出：“那时候上海马路上的汽车是靠左边开的！”可是有几个人会真正在意“汽车靠右边开”是哪一年开始的？观众需要的只是一个散发着老上海风味的扑朔迷离的故事或春梦，如此而已。顺应这样的市场需求，经过快速的筹划与运作，《玫瑰、